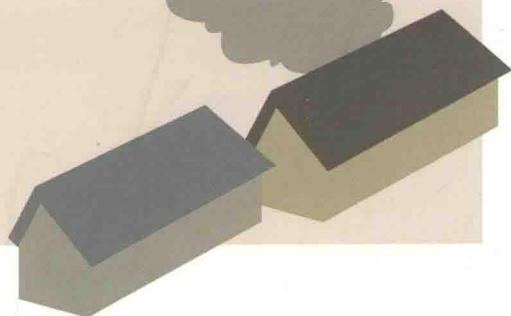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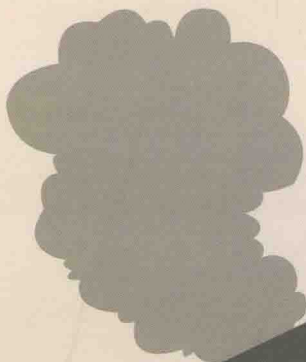


真的要打仗了吗？
不知不觉，我们已置身战争之中。



〔日〕三崎
亚记

著

林青华

译

战争 × 邻镇

邻镇 × 战争

〔日〕三崎亚记 著

林青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邻镇战争 / (日) 三崎亚记著; 林青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27-6299-6

I. ①邻… II. ①三…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522 号

“TONARIMACHI SENSO” by AKI Misaki

Copyright © 2006 AKI Mis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6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l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邻镇战争

三崎亚记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となり町戦争

林青华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尚燕平

图字: 09-2011-423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82,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299-6/I · 3762

定价: 3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8653

目 录

第一章 与邻镇的战争开始·····	1
第二章 侦察业务·····	9
第三章 在分室的业务·····	33
第四章 排查·····	75
第五章 战争终结·····	107
终 章·····	135
外一章·····	153

第一章

与邻镇的战斗开始

与邻镇的战争开始了。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消息，是因塞进公寓邮箱的《舞坂报》，它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发行，晚一天到。这消息小小的，夹在镇民税缴纳期限和下水道费用的通知中间。

【与邻镇开始战争的通知】

开战日 九月一日
终战日 三月三十一日（预定）
开战地 镇内各处
内 容 据点防卫 夜间攻击
 侦察敌阵 白刃战

咨询 总务课邻镇战争股

我最初担心的，是极为个人的事情——上班。原本我跟这个镇毫无关系。我找住处的条件是车程四十分钟以内、带停车场，恰好就找到这里——缘分仅此而已。住下已经两年了，我对这个镇子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称得上熟人的人。

“开战的话，跟邻镇的路得封锁吧？”

邻镇位于这舞坂镇与上班所在的城市中间，是上班必经之路，所以我很在乎；但是，战争以什么形式进行，以什么形式进入日常生活之中，谁也不知道。从打开的房间窗户，听得见远近的虫鸣，看得见一如往常的万家灯火。直播棒球赛的电视声音断断续续飘至，远处时而有几声犬吠——一成不变的夏夜。打个比喻，所谓台风前夜的紧迫感，丝毫感觉不到。

对于向我迫近战争，我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也没有任何现实准备，就这样迎来了开战的九月一日。

九月一日，我比平时早三十分钟离开公寓。没法预料战争怎么展开，如果连接邻镇的道路无法通行，就得绕一大圈，走翻山的路去上班。我迎着朝阳，开车上国道。说是残暑，这朝阳令人感觉还是炎热的夏天。

国道确实比昨天以前拥挤些。但在暑假刚完的九月一日，年年如此，所以没感觉到是因为战争开始引起的拥挤。来往车辆，也窥看不出战争气氛。我打开收音机，看能否听到什么战争的信息。像往常一样，DJ在早上的时间里比较轻松，介绍老一点的音乐，中间插播天气预报、交通信息和今天的运程。我因此获悉了今天宜洗濯、高速公路有翻车事故，以及我今天的运势是“会遭遇雷劈似的震惊场面”。但是，至关重要的战争信息，则一无所获。

收音机在报时之后，是五分钟本地新闻。年轻的女播音员说了几条新闻之后，以没有抑扬的声音，报道了昨晚发生在这个地方城

市极少有的路人遇害案。

“……公园旁的人行道上，昨晚十一时半左右，发生了某男性公司职员回家途中遇袭死亡的案件。遇害者被利刃刺中心脏。搜查本部已展开搜捕，同时呼吁目击者提供相关信息。”

不久，接近邻镇范围。我紧握方向盘，带着不安和好奇心，看看将要发生什么情况。车子接近看起来小小的熟悉的蓝色标示牌，认出了邻镇的名字。我没减速就开过了标示牌，平安无事。

即使进入了邻镇，我也没感觉到异样的气氛。小镇飘逸着早上的慵懒气息迎接我，像往常一样。路上行人说不上很开心，默默走路的样子也没变化，仿佛上班的路就是自己人生的路。九月份很猛的朝阳，平等地照射着小镇，像是要让一切都平板化。

即便到了公司，同僚和上司嘴里的话题，也尽是没有正面吹袭的大台风今后的经过路线呀、刚才收音机里报的路人遇害案呀之类，看起来谁也不知道两个相邻的镇今天起开始战争。看那样子，感觉镇之间打打仗不是大不了的问题，我也就避免由我来挑起这个话题。

就这样，我也不动声色，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地过着之后的日子。最初每次通过邻镇，我都四下里观察，去辨认战争的征兆，但没有任何迹象，渐渐地，我几乎忘记了现在是战时了。

有一天，我加班后，晚上近十点回到公寓。在信箱里，夹杂在信用卡公司的通知、搬家公司的宣传单中，我看见一份《舞坂报》。看见它，我这天第一次想起现在是在战时。我的日常，就是这般与战争前别无二致。

我进入自己房间，一边在厨房快速地做晚饭，一边啪啦啦翻阅《舞坂报》。可是，里头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的报道。特辑是预定开张的新镇民中心的内容，即使在前一期刊登《与邻镇开始战争的通知》的地方，也是些图书馆志愿者培养讲座招生通知、税务咨询会通知之类，看不到关于战争的报道。

“到头来还是没打成吧。”

我把《舞坂报》往桌面一丢，一边盛烧好的肉和蔬菜，一边想象这场“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战争”。也许因为两个镇的沟通交涉，战争没进入战斗状态就结束了。或者，这场“战争”，并不以我想象的人人拿枪厮杀的形式进行，而是一场更为抽象的、概念意义上的战争。

“抽象的、概念意义上的战争，是怎样的战争呢？”

独居生活，没有人来回应我的疑问；我尽情想象着两个镇进行抽象的、概念意义上的战争的情景。那样的战斗，手上拿怎样的枪、会怎样流血呢？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我晃晃脑袋，不去想了，在桌面上摆好餐具，准备开饭。

我没有看电视的习惯，通常是吃饭时翻阅预备好的杂志或者小说，有点儿不成体统。不巧今天没有预备任何可翻的东西，又懒得特地起身到书架去取书，于是开始吃起来。

按长年的习惯，吃着饭，我的视线需要落在文字上。而桌面上的文字，也就小酱油瓶上的制作商标记和《舞坂报》的封面。我确认了酱油产地和原材料之后，视线移到《舞坂报》。大半个封面，是九月初在旧城遗址上举行的铃虫祭的彩色照片，没几个可读的字。“舞坂报”几个大字报头，“清水之乡孕育文化”，是镇的口号。“发

行：舞坂镇宣传部门”，以及“镇况概要”。

我不经意地望着，视线停在其中一部分上面。

【镇况概要】(9月10日)

人口 15773 人

男性 7548 人

女性 8225 人

家庭数 4589 户

【人员动向】(8月25日—9月10日)

转出 40 人

转入 39 人

出生 13 人

死亡 23 人

(其中战死者 12 人)

“战死者十二人？”

我不禁喊出声来。右手的筷子停在空中，继续盯着那些小字。当然，报道内容既没有比“战死者十二人”更多，也没有减少，所以，不管我盯那文字有多狠，也没有任何进展。

战争“确实开始了”。这场战争既非抽象的，亦非概念性的，千真万确是日常延长线上的现实。两个镇的战争状态，呈现为现实中本镇产生十二名战死者。战争以我不能眼看的形式，确实地笼罩了镇子。

一无所知。本镇和邻镇之间有何争执？两个镇为求得什么而

战？有值得打死人也要得到的东西吗？战斗究竟在何处进行？我盯着那些数字，什么也不知道。

九月也要完了，暑热终于减退，早上还有点凉，我仍旧平平安安通过邻镇去上班。虽然“战死者十二人”几个字挥之不去，但它并没有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投下浓重的影子。

第二章 侦察业务

“战争”这玩意儿，可说是终于吧，在我一成不变的日子里投下了小小的影子，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极平稳而非戏剧性地，那个通知轻叩我日常的门扉。

或者说，所谓战争，就如同这时期的大气，冷意渐增，不知不觉中把接下来的冬天领到人的身边一样，要在不知不觉之中进驻人们心中？

那一天，我一如平时回家，打开信箱，看见有封口的信——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话，有点嫌太朴素。信封中央用楷书整整齐齐写了我的名字，底下是“舞坂镇公所总务课邻镇战争股”的字样。我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开了封。

“战时特别侦察业务从业员？”

这份通知意味着什么呢？究竟要派我干什么？要说十月一日，就是三天后，相当急。我手拿一张纸片思考着，那官府文书式的简洁，令人感觉到一种无言的强制力。成为了“战时特别侦察业务从业员”的话，就能看到战争了吧？近似于好奇心的东西，胜过了强制力，占据了我。

23 及战第 75 号

总务课邻镇战争股

北原 修路 先生

舞坂镇镇长

矢加部 岩恒

关于战时特别侦察业务从业员的任命

为上述任命，举行下述任命书交付仪式，敬请出席。

记

1. 时间 成和 23 年 10 月 1 日 上午 10 时开始
2. 地点 舞坂镇公所 四楼会议室
3. 咨询 舞坂镇总务课邻镇战争股
4. 其他 当天请携带印鉴

以上

咨询处

舞坂镇总务课邻镇战争股

TEL 30-1211

我迟疑不决，就在模模糊糊拿定主意去公务所的九月三十日，那电话打到公司来了。

我在仓库里，听见内线电话铃声，拿起了墙上电话的听筒。

“是一个恭敬有礼的女性打来的。”

负责内勤的本田简洁地说了一句，就转来外线电话。我心想怎么这样转接，不明底细就通话了。

“你好，电话转接过来了。”

“很抱歉打扰您工作了。我是舞坂镇公所总务课邻镇战争股的，我叫香西。”

女性的声音。的确是“恭敬有礼”。控制着抑扬，简洁——事务性地传达要点，不过细节处予人大方和蔼的印象。

“我们给您寄送了任命书交付仪式的通知说明，明天举行任命书交付仪式，时间上应该没问题吧？我想确认一下。”

“收到通知了。我有点不明白，这侦察业务是怎么回事呢？”

“详情预计在任命书交付仪式之后说明。”

“这个所谓的任命书交付仪式，可以拒绝吗？”

尽管我已经大体决定出席任命书交付仪式，但对对方完全不理会我的态度，要求先出席再解释的做法，多少要表示一下异议。

“对不起，您打算拒绝从事这次侦察业务吗？”

女性询问的声音依旧落落大方。

“不……我还不是很确定要拒绝。一来我对这次战争不知情，最重要的是，如果我接受了任命，会变成积极支持战争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这位叫“香西小姐”的女性也许已料到我的疑问，停了一下，

以一种“答复投诉”的腔调回答我。

“……没错，您当然有权拒绝这项任命；如果您正式拒绝任命的
话，要在六十天以内对镇长提出不服从。否则，按照通常手续，我
们会发出出庭通知，之后就要履行强制出庭手续了。”

我手握听筒考虑了一下。听筒那头的香西小姐没有表示，静待
我的回复。

我在沉默中思考。总而言之，这场战争于我既无所得，也无所
失。既然这样，又能了解战争进展的话，以“侦察”这种不太积极
的方式，来观察战争，也许不错吧。

“好的，我接受任命。”

“谢谢您。那么，烦请明天十点前来公务所。”

女性平静地挂断电话，声音直到最后也没有抑扬。带有某种奇
特存在感的声音在我身上回响，直到搁下听筒好一会儿后，还没有消
失。于是，我至少有了一个期待：明天看看这位女士是什么样的人。

我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前，返回事务所，从文件柜取出请假单。
目前虽不是忙碌时期，但前一天才提出请假，多少有些难开口。

我在请假单上填好明天的日期，拿去给主任。主任的桌子，跟
我们的“小岛”桌群略为分开；主任一如往常，以俯瞰地图的方式，
埋头于摊开在桌面上的报纸晨刊上。

这位主任与其说是怪人，毋宁说是传说性人物，原本是创业老
板的亲戚，所以，这个年龄，本不该是屈居地方分公司主任位置
的人，但他“停滞不前”的理由，在于他离开了公司十年之久。